

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上册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 著



•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

全 球 分 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上 册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 著

迟 越 王红生 等译

黄席群 罗荣渠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P501
2
:2

·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

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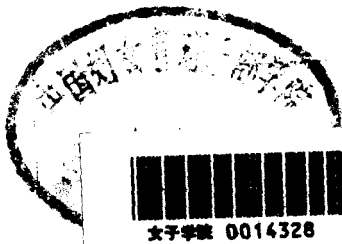
下 册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 著

迟 越 王红生 等译

黄席群 罗荣渠 校

069498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L.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本书根据威廉·莫洛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QUANQIU FENLIE
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全二册)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 著
迟越、王红生 等译
黄席群 罗荣渠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燕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74-X/K·173

1993年6月第1版 开本750×1168 1/32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720千
印数0-2400册 印张30 1/4

定价：19.70元

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代译序)

罗 荣 渠

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当代工业文明正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第三世界的崛起。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才不过三十年光景,但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今天已成为影响世界发展和未来人类命运的巨大推动力。世界各国学术界都正在加强开拓这个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展这个新课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研究世界的各门学科的现代化,更是具有迫切的重大现实意义。

为了推动学习与研究,这里向读者推荐一部系统讲述第三世界发展过程的不可多得的通史性巨著,该书的名称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 L.S.斯塔夫里亚诺斯。此人我国世界史学界并不陌生,因为他在 70 年代初出版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两卷本)是西方近年来以全球史观来重写世界通史的几部有数的巨著之一,早已脍炙人口。《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正是作者在《全球通史》的深厚功力的基础上向纵深的发挥,于 1981 年推出的新作。说它“新”是毫不夸大的,因为关于“第三世界”这个迫切的世界主题的通史性著作,长期以来,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一个大空白,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收到作者寄来的这部新著的,仅读数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就

当前改革我国高校的世界史教学而言，第三世界的历史正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因此，像《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这类著作，正是我们渴望已久的。



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作者继续他在《全球通史》一书中的写作手法，从新的全球视野对近期世界——第三世界——的统一进程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正如作者在《全球通史》中所指出：“用全球眼光来看待历史标志着现代史学的一个新起点”（《导言》），世界史不是世界各文明地区史的总和，正如西方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一样，第三世界史也不是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的凑集，因为这种凑集不可能表明这个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作者致力于写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史”，这是本书写作的一个全新的观点。作者写作的另一基本观点是，今天的第三世界并不是过去西方人认为只与西方有偶然联系的遥远的异域，而是西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新的“共识”一扫长期以来弥漫在西方人所写的非西方世界史著作中的殖民主义气氛。在这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着反殖民主义的基调，而且贯彻得如此自然、大方，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要对第三世界的统一历史进程做科学的考察，就必须对这一历史进程提出科学的立论。何谓第三世界？长期以来，第三世界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区而存在的，这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的范畴，而且通常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立论的。作者在本书中没有对第三世界的形成进行纯理论性的探讨，但全书的基本立论是建筑在战后70年代兴起的西方新左派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之上的。要读懂这部书，必须对作者行文背后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有所了解。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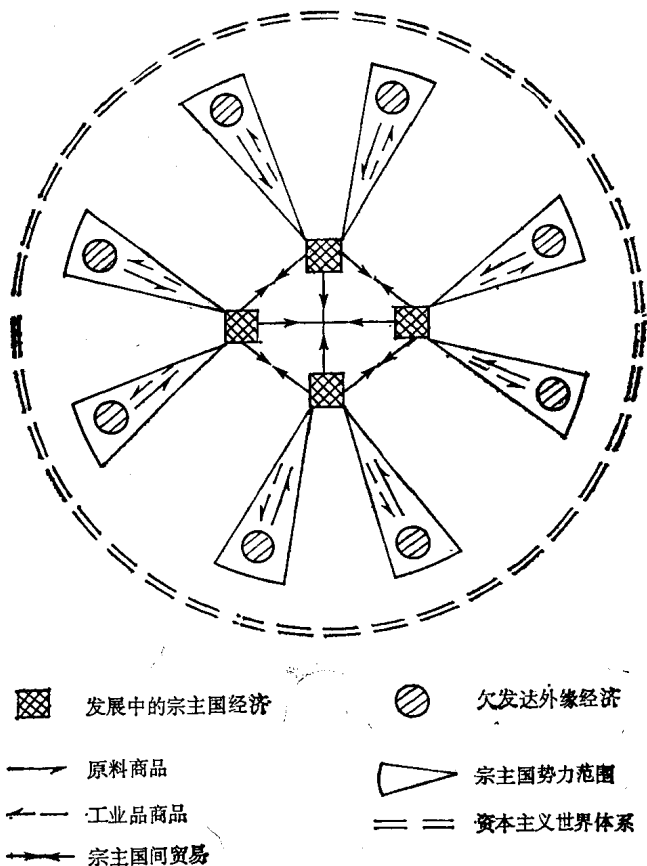
都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它是从世界各国的外部经济联系的角度来解释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那就是，从西欧发端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导致国际市场经济即全球经济的初步形成，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西欧形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即世界体系的中心(core)，而非西方世界则形成为外缘(periphery，或译为外围)。居于中心的是特权民族，居于外缘的是从属民族。在中心与外缘之间存在着半外缘地区，而处在全球市场经济之外的地区则是外缘以外地区(external areas)。以此，第三世界主要是一个世界经济范畴。第三世界在本书中的科学含义是：“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说得更确切些，“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见17页)国”(边码第40页)，在今天，第三世界囊括拉丁美洲、除南非以外的非洲和除日本及以色列以外的全部亚洲。

由于第三世界是一个世界经济范畴，因此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欠发展(或欠发达，原文是 underdevelopment，报刊上常把这一词误译为“不发达”。)按依附论的观点，欠发展是指外缘地区国家经济的一种畸形发展状况，这种畸形经济是由外部强加的，因而只能导致受制于外国的片面经济增长。殖民地与殖民地的经济增长，即单纯增多产出，形成某一、两种西方市场所需的商品的大增长，是常有的事。而经济发展则是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又包括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独立的、有自生能力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全面的整体发展，这是另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这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和“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容混淆。欠发达或欠发展是指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而

不是说没有经济增长,缺乏经济增长应该用“不发达”(undevelopment)来表述的。这几个概念在当前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中是做了科学的区分的。不能设想没有增长的发展,但是确有没有发展的增长。发达国家过去可能是从不发达经济演变而来,但并非从欠发达经济演变而来。欠发达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亚非拉的殖民侵略扩张所造成的,是它们原有的社会经济形态被外来的商品和资本所扭曲,这是第三世界的共同的经济特征,也就是第三世界的依附性的经济根源。“只有把第三世界看作是一组不平等关系的时候,它的性质和意义才能为人所理解。更具体地说,第三世界可以被定义为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的”(边码第40页)。但是作者深刻地指出,今天世界的问题并不单单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同时还有第一世界的过度发达或畸形发达的问题,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边码第809页)。在这里,全球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和处理。

根据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的理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所构筑的由“中心”与“外缘”地区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大致如图所示(见下页):

弄清楚本书的基本理论观点,进一步是根据这一理论来构筑关于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框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通史的体系问题。这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因为一般的世界通史的编纂,或是按西方的体系,即以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为中心来展开近代世界发展的巨大画卷,在这个体系中,非欧洲世界的确只是“外缘”,即西方历史的可怜的陪衬而已;或是按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具体地说就是50、60年代苏联流行的世界通史体系,一般都是突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主线的世界阶级斗争史,在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的地位与安排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虽说突出了反帝反殖斗争和民族经济的发展等等,但也远远谈



不上构筑起有内在联系的全球通史体系。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缺乏深入分析,论述大都是表面化的。斯塔夫里亚诺斯撰写这部第三世界的新历史突破了这些旧的架构。作者注意吸取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研究第三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的许多新成就,加上自己的新观点,汇成一家之言,构筑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第三世界形成史的编写体系。

第三世界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中世纪欧亚大陆的许多高度发展的古典文明中心没有首先孕育出资本主义,而相对欠发达的

西欧反而首先通过海外扩展揭开近代世界历史的序幕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作者并没有专门阐述这一理论问题，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不加注意就易被人忽视的新论点——社会变异说 (social mutation)，即认为西欧之所以领先是由于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没有像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那样反复出现帝国的复兴，而是反复地长期地发生蛮族入侵，这些入侵使罗马文明的复兴成为不可能，并终于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古典帝国的最后残余，从而为一场命运攸关的社会变异即资本主义的产生扫清了场地。作者提出了由于落后而产生变异是世界历史上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即当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并将被新社会制度淘汰之际，率先发生的转变，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而是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在20世纪，革命的大动荡也恰恰在外缘地区方兴未艾，而中心地区却仍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新论点很富有启发性，给世界通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所谓资本主义的出现就是一场决定性的社会变异，按我的理解，蛮族长时期入侵一次次地破坏了古典帝国的单一结构和原有的旧要素，而为新要素——具有多元体制的新文明开辟了道路，正是这种多元体制为西方提供了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和海外扩张所必需的动力。可见，近代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兴起和扩张并不是一切民族的共同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决定命运的全球性唯一例外”(fateful global exception, 边码第128页)。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新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细读全书，就会发现作者始终把世界资本主义运行的经济分析作为第三世界形成与演变的基础，把海外扩张产生的全球市场经济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超越亚非古典文明的基本条件，而却不落入流行的某些所谓“历史必然性”老调的窠臼。

作者在本书中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术语，但全书通篇所述正是这种新生产方式如何逐步征服世界和按照自己的面貌和需求来改组世界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出现，不是像某些教科书所写的，是西方的军事扩张和征服的产物，而是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扩张特别是世界市场经济扩展的产物。资本主义从西北欧的兴起和发展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曲线的，是一种扩张与收缩的周期性运动，从而也就导致了第三世界相应的扩张与收缩。因此，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凝固的不变化的实体，而是随着西方经济实力的加强和变化，第三世界的范围和依附程度也随之扩大和加深。这样，作者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提出了新的界定和分期。他首先纠正了把第三世界只看作是欧洲以外的海外领地即非欧洲世界，而指出它最早就发端于东欧，这是对流俗之见的一大突破。东欧经济在中世纪末期对西欧具有某种殖民地性质，这个观点最早不是斯塔夫里亚诺斯提出的，但他在本书中运用这一观点分析指出，近代初期东欧（不包括俄国）之所以对西欧退居从属地位并成为欠发达地区，在于西欧的工业品与东欧的谷物之间形成最早的国际贸易分工，从而使东欧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发展机会。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第三世界，是严格地按国际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客观地位来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它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因此它是处在变动中的。

第三世界是从东欧发端，经过多次的海外扩张运动而形成的，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也就是垄断性的重商主义统治的时期，它历时较长。首先把处于原始土著文明的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地区变成西方资本主义中心的边缘，形成一个洲际性的资本主义秩序，这时亚洲还是处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地区，因此第三世界还不构成一个全球体系。到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引起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利文斯通横贯非洲的探险开辟对非洲内

陆的征服，而英国用炮舰叩开中国的大门则标志东亚传统文明的没落。这样，非洲内陆和东亚的文明古国都被纳入第三世界，这时第三世界才形成一个世界体系，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遭到了彻底的征服。尽管如此，殖民扩张手法却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在第二阶段中，由于工业资本主义较商业资本主义具有无限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英国执世界工业之牛耳而奉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政策，因此以公开军事征服为特征的殖民主义在一个时期中趋于衰落。

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落的殖民主义又重振势头，被称为“先发制人的殖民帝国主义”（边码第261页）。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也转变为全球性殖民主义，导致了非洲被瓜分以及中国、奥斯曼帝国和俄国被纳入国际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分割，形成西方对全球的霸权。发达的西方世界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局面才最后完成。只有日本是唯一例外，在非西方世界实现了工业化因而不在全球霸权模式之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论对中心地区和外缘地区影响都比前两次工业革命来得迅速和深远。由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垄断资本主义转而采取守势——作者称之为“防卫性垄断资本主义”，与之相适应，重整旗鼓的殖民帝国主义渐渐让位于新殖民主义，其特征是容忍殖民地政治上独立，但仍保持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控制，利用新技术将外缘地区更彻底地结合在国际市场经济之中（这种新殖民主义在19世纪即最早出现在拉丁美洲）。因此，20世纪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是一个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两者含混难分的世纪（边码第42页）。

二

本书的特色不仅在于整体地勾勒了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对第三世界形成与扩大的相应联系，同时又探索了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的整体发展趋势，这在西方人的世界通史著作中是非常罕见的。第一世界即西方资本主义心脏地区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不断扩大的鸿沟并没有导致世界范围革命的自动爆发，而是造成了这种革命的潜在可能性。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是第三世界抵抗运动的发轫阶段，其中包括从海地奴隶革命开始的拉美独立革命，古巴和菲律宾的独立运动，中东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革命，非洲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独立运动，尽管斗争的浪潮如火如荼，但都没有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日本除外）。这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动乱只是造反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在“中国进入第三世界”和“墨西哥革命”等章节中，相当深刻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因为各处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不论是保守的传统派还是顺应的西化派，都没有寻求重新改组阶级关系的社会革命或力图破坏全球性市场经济，因此都不构成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革命性挑战（边码第369页）。1914年以前第三世界的革命斗争只是一种力量悬殊的抵抗，是未来的大革命浪潮的酝酿阶段。从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世界史一般都是按亚洲三大革命高潮的说法来论述这一时期的，本书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了第三世界的斗争，突破了这一旧框架。

实际上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开始的，共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次全球革命浪潮（1914—1939），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所推动，第三世界变成全球性革命运动的中心，遍及亚非拉三洲；第二次全球革命浪潮（1939—），是被第

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所推动的，大大超过第一次革命浪潮的广度和深度，导致了非殖民化运动和一百多个新国家的独立发展。决定战后非殖民化传统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西方宗主国有力量和信心用新的方式来控制原来的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西方殖民列强在战争中的削弱加以充分的利用；三是取决于鼓动独立的组织及其领导人自身的政治素质。与以上三种因素相对应的是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三种形式：民族主义政权（印度、中东阿拉伯国家、热带非洲一些新国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社会革命政权（越南、莫桑比克、古巴），白人殖民者政权（南非、以色列）。在不同的政权形式中又存在不同的类型。以非洲为例，战后的民族主义政权可分为保守主义的新殖民政权，如肯尼亚、扎伊尔、象牙海岸等国；和改良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两大类型，如非洲的加纳、几内亚、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等（第670页）。作者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权的经济结构、政治特征、与西方原殖民宗主国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分析与比较。这些分析与比较对于我们研究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复杂形势，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启示。

通观全书，近五百年来全球性的历史巨变的新的发展框架，大致如图表所示。

根据这样一个发展框架，作者纵观西方宗主国中心与非西方依附性外缘的相互联系的演变，编写了这样一部第三世界的通史，但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不限于第三世界，实际上是从全球视野，为近五百年的世界通史构筑了一个新的框架。纵览第三世界发展的全过程，作者对未来的前景的不确定性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批述：“第三世界的未来决定于全球性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性质、力量的强弱及其相互作用。其结果将取决于目前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阶段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

阶 段	中心地区的经济特征	外缘地区的依附关系	第三世界的演变
1400—1770 1770—1870	商业资本主义 第一次工业革命—— 工业资本主义	垄断性的殖民主义 自由贸易的殖民主义 (旧殖民主义渐趋衰落)	第三世界出现(主要在美洲) 第三世界向亚非拉地区扩大 (反西方的早期动乱)
1870—1914	第二次工业革命—— 垄断资本主义	重整旗鼓的殖民主义	第三世界全球体系形成(抵抗运动的始发阶段)
1914—现今	第三次工业革命—— 防卫性垄断资本主义	新殖民主义	非殖民化和第三世界的独立 (第一次全球革命高潮、第二次全球革命高潮)

段”(边码第432页)。

三

在这样一个宏伟的框架之内，本书所勾画的第三世界的全球发展过程，远远超过过去西方流行的一些著作。较老的如帕克·托·蒙恩的《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1926年初版)，较新的如费尔德豪斯的《殖民帝国：18世纪以来的比较概述》(1965年)，均脍炙人口，但不论论述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能与这部著作匹敌。在本书中，作者不只是罗列史实，而且进行较深的比较与分析，对西方殖民掠夺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新见解。例如，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对于所有殖民地的命运起决定作用的独立可变因素在于殖民地提供宗主国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可供利用程度，这种可供利用的因素具备得愈多，开发利用的程度就愈高，那么，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的程度就愈大。作者耐人寻味地指出：“由此看来，过去最为有利可图的新大陆殖民地现在成为第三世界中最欠发达的成员(如西印度群岛、巴西东北部)，而当初最无利可图的殖民地却变成了发达国家的领袖(如加拿大和美国)，这并非出于历史的偶然。”(边码第98页)

对于殖民主义的揭露和分析,作者处处都是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来进行剖析,而尤以经济和科学技术分析最为突出。在论述近代奥斯曼帝国的落后时,特别指出它的生产技术的落后性的某些细节:帝国的耕马是把挽具套在马颈上,而欧洲在中世纪早期已发明挽具套在马的肩胛上,从而使马的牵引力提高好几倍。在武器使用方面,奥斯曼传统的封建骑兵只会使用弓箭、剑、盾牌而拒绝使用火器,认为与骑士风度不相称。在阐述非洲的发展落后的原因时,对前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奴隶制之不同,做了具体的分析,批判所谓非洲的落后是由于传统奴隶制的说法。对“枪支——奴隶循环”的生动描述不仅限于西非,对过去人们知道较少的东非也征引历史文献做了新的阐述。对于葡萄牙人对东印度的征服,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指出当地的社会结构是水平式联系纽带(自治体),而不是垂直式联系纽带(行省与帝国),因此社会内聚力很脆弱而松散。印度社会也是一个被种族制度分裂的社会。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来龙去脉,也从发展的观点做了细致的论述,很有助于我们今天对中东问题的研究。

对新殖民主义的揭露与批判是本书富有特色的篇章。这个问题是研究殖民主义统治形式的一个薄弱环节,一般论述都比较概念化。本书在关于拉丁美洲的新殖民主义一章中,分析了19世纪拉丁美洲的革命只是政治独立而不是社会变革,通过拉美与北美发展不同的对比,揭示了拉美殖民地经济模式的继续和发展。通过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剖析,揭示了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书中还专节论述了新殖民主义在各方面的表现。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殖民主义,这个问题在论述战后防卫性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章(第十九章)中做了相当充分的阐述。坦白地说,在美国学者所写的涉及美国殖民主义问题的论述中,大多是遮遮掩掩的,而本书不但未加任何掩饰,相反,它用大量的事实与

数字对美国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渗透做了全面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以保持西方对全球的现有优势，维持世界财富和力量分配不均的现行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今天包围着第三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思想意识上的帝国主义，它除了官方性质的类型之外，随着非殖民化和新殖民主义的进程，出现了一种非官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它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活动特别是美国所控制的通讯工业相联系。这种类型的活动的中心正好在美国。今天存在一种打上“美国制造”字样的“世界文化”。跨国公司对人民思想的影响比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学校的影响还要大。四处蔓延的消费主义就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之一。还有关于“信息主权”的争论也是由此而引起的新的国际问题之一。如果没有高度的时代敏锐感和对第三世界的深厚同情，这些篇章是难以写出的。对处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我国读者来说，认真读读这些篇章当是富有教益的。

本书对俄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处置方法是相当独特的。这或许也是作者在理论上追求创新的一个尝试。我们知道，马克思曾把俄国归入“半亚细亚式”的国家。列宁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以往的通史著作都把俄国放在西方世界一边。本书别开生面，把历史上的俄国划在东欧之外，一直未被卷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而是以它拥有的广大资源与国内市场而保持独立发展。直至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俄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开始了改革，预告俄国资本主义的诞生，它经历了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但是一种对西方市场和技术的依附性的增长，其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不独立，有些类似拉美的模式，这样，俄国就成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敲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丧钟，按